



2011年，叙利亚抗议浪潮风起云涌，各方势力也穿插其中。

多种力量绞合下的叙利亚将走向何处？

文 | 卜永光

2011年，中东北非局势始终牵动着世界的神经。这一动荡多难的地区，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持续了一年的“阿拉伯之春”依然汹涌，“中东波”已经先后使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发生了政权更迭和“三十年未有之变局”。按照联合国的最新统计，叙利亚延续了9个多月的国内危机，已经造成5000多人死亡。随着利比亚战事的结束，世人关注的焦点，也转移到其东北部的这个在中东地缘政治中至关重要的国家。美俄等诸大国围绕叙利亚问题将如何对弈？叙利亚会成为下一个利比亚吗？多种力量绞合下的叙利亚，又将走向何处？

浓烈的火药味扑鼻而来

2011年11月底，“乔治·布什”号航母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驶往叙利亚近海。几乎与此同时，俄罗斯多艘军舰开赴叙利亚，“库兹涅佐夫”号中型航母也被派到地中海东部海域执行任务，并在塔尔图斯港停靠。虽然，美俄都未声明其行动与叙利亚局势有关，但在这种异常敏感时刻的举措，两国为自身在中东特别是叙利亚冲突博弈中“加码”的意图，仍然清晰可见。

美、俄、欧是叙利亚变局的主要“利益攸关方”。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小布什将叙利亚划为仅次于伊朗、伊拉克和朝鲜3个“边缘邪恶轴心”之外的打击对象。然而，在萨达姆下台、伊朗政权内部尚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地处中东腹地、国内持续冲突的叙利亚，无疑已经成为美国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首当其冲的目标。自2011年3月中旬叙利亚国内爆发冲突以来，美国一直密切关注着其局势演变，一再推动制

裁的升级。奥巴马在2011年5月的讲话中，给巴沙尔提供了两个选项：下台要么进行民主改革。而希拉里2011年12月同叙反对派会晤时，更是明确表示必须推翻阿萨德政权。继2011年10月召回驻叙大使后，11月美国又从该国紧急撤离本国公民。

冲突爆发以来，欧盟也站在美国一边，逐步升级了对叙利亚的制裁，并一再呼吁巴沙尔制定确实有效的时间表，进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英、法、德、葡等国还联合起草了一份谴责叙利亚的草案并递交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安理会对于叙利亚当局镇压示威者、侵犯人权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呼吁其他国家不要为叙利亚提供武器装备。但总体来看，欧盟没有任何国家像法德在利比亚冲突中一样，冲锋在前沿。

俄罗斯是围绕叙利亚冲突大国博弈中的另一方。巴沙尔的父亲老阿萨德长期执行亲苏政策，阿萨德政权在冷战后与俄罗斯的关系始终非常密切。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最重要的战略支点，该国的塔尔图斯港是如今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之外唯一的海外军事基地，也是俄罗斯黑海舰队在中海乃至南下印度洋活动的唯一战略支点。俄罗斯还是叙利亚的主要武器供应国，即便在爆发冲突以后，仍然继续向叙利亚提供“宝石”(SS-N-26)反舰导弹、“山毛榉”防空导弹等武器，并帮助叙利亚建设“铠甲”-S1弹炮合一防空系统。尽管梅德韦杰夫也曾较为强硬地敦促巴沙尔进行改革，并在向叙利亚派驻阿盟观察团等行动上与西方采取了一致步调，但从根本上说这只是为了保存阿萨德政权所采取的以退为进策略。叙利亚之于俄罗斯，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着以色列之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意义。迄今为止，俄罗斯从未打算过放弃阿萨德政权。

俄罗斯之外，中国、印度、南非、巴西等国，对西方国家可能采取的武装干涉也不会予以支持。这一点，通过10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制裁叙利亚草案的表决情况即可看出：中

国投出了历史上第7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第6次反对票，印度、南非和巴西3个国家投了弃权票。5个“金砖国家”的态度使得该草案最终流产。

在中东地区，作为地区大国的伊朗是叙利亚的盟友，黎巴嫩则被视为长期受到叙利亚操纵的国家。土耳其虽然站到了阿萨德政权反对派一方，并为海外反对派提供活动地点，但它曾长期是叙利亚的盟友，而且作为非阿拉伯国家，过度干涉叙利亚内政可能会招致阿盟国家的不满。11月16日，阿盟终止了叙利亚的成员资格，并在当月底提出对其进行制裁的建议，这无疑是在叙利亚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但也并不能说阿盟完全占到了西方国家一边。例如，海合会国家虽然对阿萨德政权不满，但在外部势力对叙利亚增大压力和指责的情况下，他们对巴沙尔的批评调门却有所降低。从根本上说，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并不希望外部势力干涉该地区内部的事务。

变更叙利亚的强人政权，虽然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东的既定目标，但西方国家除了顾忌俄罗斯等国的态度外，从现实政治考虑也难免要瞻前顾后：一方面，叙利亚对以色列的潜在威胁让西方国家投鼠忌器。叙利亚西南端毗邻以色列，历史上参加了4次针对以色列的中东战争，被称为“反以斗士”，至今仍未结束与叙利亚的战争状态。巴沙尔曾表示：倘若北约对叙利亚进行空袭，将动用导弹“覆盖”以色列。虽然叙利亚目前拥有的导弹是以老旧的“飞毛腿”系列为主，但用以打击近在咫尺的以色列，却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后阿萨德时代叙利亚局势的走向，也还没有把握。在叙利亚反政府阵营中，既有温和的世俗派，也有“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这样原教旨主义的宗教组织。如果激进势力掌控了后阿萨德的叙利亚，对西方国家而言无疑是驱狼迎虎，会使其陷入另一场噩梦。

俄罗斯不会为叙利亚而战，但一旦西方国家对叙利亚进行武装干涉，必然要付出严重损害与俄关系的代价。有分析人士指出：“莫斯科已没有多少盟友可以抛弃，尤其在俄面临选举、民族主义情绪上升时，丢掉盟友将被视为投降。”俄罗斯国内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在西方拥有广泛影响的英国《卫报》认为，利比亚政权更迭之后，叙利亚已经成为俄罗斯坚守的“红线”。该报针对俄罗斯海军进驻叙利亚近海的评论称：俄罗斯政府显然是借此画出“红线”，警告美国、北约不要重复针对利比亚的行动——像推翻卡扎菲一样推翻巴沙尔。

虽然，从规模和综合实力上看，叙利亚即便在中东地区也仅是个中等力量国家，但因其“襟三洲而带五海”的特殊地缘重要性，必然成为大国博弈中的利益交汇之地。叙利亚还由于其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扮演着“中东和平桥头堡”的角色，如果其国内陷入无法收拾的动乱之中，必然阻断中东和平进程。这是各方都不愿看到的。相对处于中东边缘地带的利比亚，各国在这一敏感而重要的中东“心脏地带”，也将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

总体而言，俄罗斯会为延续阿萨德政权做战争以外的最大努力，以维持自己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利益。为此，它愿意促使巴沙尔通过政治改革和妥协让步换取政权生存。一旦西方强力干涉叙利

亚局势，俄罗斯会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谴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尽一切努力促成叙利亚的颜色革命，但在叙利亚国内局势明朗之前，不会贸然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

利比亚的覆辙？

利比亚政权的更迭，是在西方严厉制裁和空袭的帮助下，由反对派上阵，内外合力完成的。然而，由于两个国家的差异，利比亚模式不大可能在叙利亚复制。

首先，巴沙尔不同于卡扎菲，叙利亚的威权政治也与利比亚的部落政治存在根本差别。卡扎菲一手缔造了自己的王朝，但日益严重的专制独裁和倒行逆施也慢慢消耗掉了自己的全部政治资源，其最终失败是长期多行不义的结果。巴沙尔的父亲，有“中东雄狮”之称的哈菲兹·阿萨德一方面在叙利亚建立了稳固的现代威权体制，实现了国家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善于在国际舞台上折冲樽俎而积累了一定的外交资源。父死子继的巴沙尔的威权虽然不可避免会有所消退，但他自小在大马士革的法式学校接受西式教育，还曾留学英伦获得硕士学位，而且本打算做眼医的他，并不是一个为权力疯狂并滥用权力的人。

接替政权后，巴沙尔曾一度致力于政治经济改革，被西方视为“温和的改革派”。虽然政治领域的改革带来



1974年，阿萨德欢迎到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今日美叙反目之时，再看到这张图片，你会不会想到历史总给人类开玩笑呢？

社会动荡后，他又退回到原来的立场，经济领域的治理不佳也使很多民众怨声载道，但在多数人眼里，他毕竟还不能完全等同于卡扎菲式恶贯满盈的“独夫民贼”。卡扎菲政权的部落政治与阿萨德政权完整的国家机器相比，其动员能力、调适能力和“抗震”能力也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反对派的壮举步履艰难、阿萨德政权能坚持9个月不倒的根源所在。反政府的示威与支持巴沙尔的游行交替进行，也说明阿萨德政权在国内仍有一定的民众基础——“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卡扎菲政权不但国内积怨积重难返，在国际上也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在利比亚设立禁飞

区的1793号决议中，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均一致投票赞成。反观叙利亚，不但有黎巴嫩和伊朗等盟友，还得到了俄罗斯事实上的支持。在阿拉伯国家联盟中，阿萨德政权也不像卡扎菲的利比亚一样众叛亲离。

其次，反对派内部难以整合，既缺乏凝聚力，又没有一个类似于班加西一样的国内阵地。叙利亚的反对派可以划分为国内和国外两大阵营。国外的反对派于8月在伊斯坦布尔成立了“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并于10月成立了七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试图整合力量变更现政权。但国内的反对派对此并不买账，甚至有人声称他们没有参加国内的抗争，“无权代表全体叙利亚的意志”。国内反对派中，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歧，与复杂的民族宗教之争掺和在一起，也造成了一盘散沙的局面。

希拉里曾表示希望加强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但不知道反对派驻扎在何处”，充分表明了西方扶植反对派时面临的窘境。与对利比亚反对派的强力支持不同，“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成立后，西方国家迟迟不予外

交承认。这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没有得到力量有效整合的反对派，尚难当大任。西方国家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武装支持，采取的是一种“不见兔子不撒鹰”政策。这里的“兔子”，至少应当包括一块国内阵地和能够凝聚反对派共识的领导者。在这两个条件具备

从中短期看，阿萨德政权是否会成为“阿拉伯之春”中将要倒掉的下一张骨牌，与其说取决于外部力量的角逐，毋宁说取决于阿萨德政权内部的演变。

之前，西方国家不大可能沿袭利比亚冲突中采用的直接武装卷入模式。

再次，单靠针对叙利亚的制裁，难以达到迅速颠覆现政权的目的。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三个发生了政权变更的国家中，没有一个是进行武装干涉而单靠制裁实现的。海

湾战争后，受到西方严厉制裁的萨达姆政权继续存在了10余年，最终还是靠一场战争才将他赶下台。叙利亚基本上是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国，与美国的贸易额仅有3亿美元左右，美国的经济制裁影响有限。欧盟与叙利亚的贸易额较大，但欧盟在叙利亚问题上，缺乏像推动利比亚政权变更时法国一样的急先锋。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自顾不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行动能力和制裁效果。

同时，叙利亚是一个贫困人口占相当大比重的国家，月收入在59美元以下者达到总人口的30%。西方国家采取的冻结叙利亚商业银行海外资产、禁止企业与其商业往来等措施，固然给阿萨德政权带来严重困难，但对于推动其政权更替也会带来两个负面效应：一是可能激起反对派之外的民众对西方的敌视。由于历史原因和政府长期宣传，叙利亚民众当中反美情绪一直较为高涨。美国带头制裁该国，很可能会进一步助长这种情绪的蔓延，使一部分民众转而支持现政权。二是，在反对派滋生干政府控制区域内的情况下，制裁的后果在影响现政权的同时，也会给反对

派带来困难。如同有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样：在外力不强行介入的情况下，制裁可能会将巴沙尔政府“从肥饿瘦”，却更会把国内反对派“从瘦饿死”，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叙利亚局势。

最后，虽然两个国家反对派的不满和诉求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都有体现，但民众不满的焦点稍有不同。利比亚一度是非洲富裕的大国，反对派的矛头主要指向卡扎菲长期的专制统治和对不同派别的镇压，而叙利亚则相对较为贫困，民众的不满集中在官僚腐败、税率沉重、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经济社会领域，甚至有反对派人士的诉求是要求政府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政策。相比较而言，政治矛盾一旦激化，反对派常常能迅速壮大力量，对现政权的颠覆往往也摧枯拉朽，经济社会领域的问题引发的矛盾相对持久和平缓。这也是叙利亚反政府浪潮持续了较长时间，反对派仍停留在游行示威、与警察和武装人员冲突阶段的原因之一。

巴沙尔在讲话中曾表示，叙利亚不是利比亚，不管从地理位置、人口情况还是政治局势来看，叙利亚的情况与利比亚完全不同。利比亚的一幕不可能在叙利亚重演，因为叙利亚局势恶化将对全世界造成负面影响。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的外交辞令。利比亚政权更替、反对派掌权的结果有可能会在叙利亚出现，但至少在反对派有了自己的阵地、形成气候之前，其轨迹肯定会与利比亚有着很大的不同。

叙利亚将走向何处？

已经持续了9个多月的叙利亚冲突仍在延续。阿萨德政权尽管看起来已经摇摇欲坠，却仍未到朝不保夕、山穷水尽的地步。巴沙尔掌控政权的根基并未受到根本动摇：首先，从总体上看，叙利亚40万军队，尤其是作为核心主力的“共和国卫队”和陆军第四装甲师，仍然牢牢地掌控在现政权手中。作为中东打仗最多的一个国家，叙利亚一直保

持着战备状态,军队的素质和战斗能力不容小视。这是巴沙尔坚持抗争的最重要的资本,也是反对派和西方国家实现其目标的最大障碍。

其次,阿萨德政权的安全情报等核心部门,一直由阿萨德家族所属的阿拉维派控制。一些权力中枢的关键岗位,更是由巴沙尔的叔伯弟兄亲自掌控。叙利亚全国三个军区中,有两个军区的领导者属于阿拉维派。如果发生政权更替,作为少数民族的该派别很难继续把持政权,因而这部分实力派是现政权最坚定的支持者。尽管叙利亚不断有下层军官哗变、士兵逃散倒戈等事件发生,但都不足以撼动叙利亚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最后,老阿萨德一手打造的叙利亚复兴党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依然强大。尽管复兴党是由居于少数的阿拉维派掌权,但它团结了占据社会主流的逊尼派中产阶级,共同组成了较为稳定的既得利益集团。经过父子两代的经营,复兴党的势力已经渗入到政权乃至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构筑了叙利亚自上而下、仍然相对稳定的领导层。

周边强人政权的纷纷倒塌,必然给叙利亚带来多重后果:对于阿萨德政权来说,自然会产生一种唇亡齿寒效应,具体到巴沙尔个人,也难免有兔死狐悲之感,加上反对派坚韧而旷日持久的斗争,以及来自西方的愈来愈大的压力,对巴沙尔坚持到底的意志力构成一种巨大考验。对西方国家和反对派而言,“阿拉伯之春”的成功蔓延无疑是一种强心

针和兴奋剂,激励他们给现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

2011年11月23日晚,也门总统萨利赫在沙特签署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旨在化解也门危机的调解协议,结束了30年的威权统治,和平移交了权力。短期内阿萨德政权不会重蹈卡扎菲政权的覆辙,但巴沙尔是否有可能走萨利赫的道路?作为一个性格温和、接受过西方教育、原本没有太大权力欲,却阴差阳错继承家族政权的领导者,巴沙尔在压力突破其承受能力时,作出妥协的可能性并非完全没有。但综合而言,这种几率并不大:尽管巴沙尔曾因大刀阔斧的反腐行动赢得不少国内的喝彩,上台后也曾承诺为叙利亚注入新的自由机制,并因给叙利亚带来了互联网和移动电话而得到青年人的支持,甚至一度大批释放政治犯,放松对媒体报道的限制,但“父亲的政治贡献”和阿萨德家族的统治地位,始终其是进行改革时坚守的政治底线。

9个多月,面对强大压力的巴沙尔一再表示坚持到底的决心。除此之外,巴沙尔继承父亲统治的同时,“元老政治”也是老阿萨德政治遗产的重要部分,其执政初期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即受到这种政治格局的诸多掣肘,在政治改革效果不彰的情况下,最终不得不走了回头路,回到铁腕统治的轨道上。即便巴沙尔个人有心妥协,掌握实权的阿萨德政权元老也不会答应。与没有政党的利比亚不同,叙利亚执政的复兴党是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阿萨德个人也是捆

绑在集团上的一员,阿萨德政权的前途不完全取决于其个人。

当然,阿萨德统治集团也绝非铁板一块。同反对派一样,其内部也有各族群和宗教派别之间的权力与利益纷争,内部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外部压力会使既得利益集团增强团结,然而一旦出现阿萨德政权大厦将倾的局面,各怀心思的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派别,也可能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一旦出现这种局面,阿萨德政权也就会土崩瓦解。

从威权国家向正常国家过度,是世界潮流所向。10月安理会虽然未能通过制裁叙利亚的草案,但12月19日联合国大会以133个国家赞成,11个国家反对,43个国家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谴责叙利亚政府镇压行为的决议。这说明巴沙尔目前采取的软硬兼施手法,和有限改革,并不能令国际社会满意。西方国家和反对派更是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从这个意义上说,叙利亚现政权的改变只是时间问题。从长期看,对强人统治和家族政治掌控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可能是巴沙尔最好的出路。这可能也是各方势力均能接受的一种妥协,但也势必会终结叙利亚政权父死子继和威权统治传统。从中短期看,阿萨德政权是否会成为“阿拉伯之春”中将要倒掉的下一张骨牌,与其说取决于外部力量的角逐,毋宁说取决于阿萨德政权内部的演变。阿萨德政权还能维持多久,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巴沙尔能在外部压力之下,把作为自己统治基础的堡垒维系多久。✎(编辑/车福德)



局势骤然紧张期间,“布什”号曾一度在叙利亚海域附近游弋,不过目前该舰已经返回了诺福克军港。



俄航母“库兹涅佐夫”号抵达目的地后,叙利亚国防部长亲自参观该舰,其中的含义不言自明。